

★ 红色记忆三部曲 ★

SHAN JU HUA

山菊花^上

冯德英 著



红色记忆三部曲

《苦菜花》——《迎春花》——《山菊花》

冯 德 英 先 生 最 新 修 订

弘扬革命文化 传承时代精神
被改编成多种文艺形式，广为流传

黄岩石的朝晖面，雪层被阳光融化了，温和的露水，灌润进它的缝隙。那里生长着一簇簇的山菊花，噢，怪不得它们能健壮地生长呢！现在，它们都枯萎了，根须在积蓄着养分，等待春风，等待秋霜，等待九月九，等待重阳菊花会。

★ 红色记忆三部曲 ★

山菊花^上

冯德英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菊花 / 冯德英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19.7

ISBN 978-7-5329-5859-7

I . ①山… II . ①冯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92595 号

山菊花

冯德英 著

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 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 (市场营销部)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30.75
字 数 765 千
版 次 2020 年 1 月第 2 版
印 次 2020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29 - 5859 - 7
定 价 79.00 元 (上、下集)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主要人物表

- 张老三——贫农。
- 三 嫂——老三的妻子。
- 金 贵——老三的大儿子。
- 好 儿——老三的大女儿。
- 桃 子——老三的二女儿。
- 小 菊——老三的小女儿。
- 狗 剩——老三的小儿子。
- 于世章——雇农。
- 于震兴——世章的大儿子，小白菜的情人。
- 于震海——世章的二儿子，桃子的丈夫。
- 伍拾子——贫苦少年。
- 凤 子——丝坊女工。
- 金牙三子——雇农。
- 刘 福——铁匠。
- 宝 田——刘福的大儿子。
- 宝 川——刘福的小儿子。
- 江鸣雁——武术老师。
- 二 妞——鸣雁的女儿。
- 萃 女——戏号小白菜，寡妇。
- 高玉山——三嫂的外甥，好儿的恋人。
- 孔居任——好儿的丈夫。
- 孔霜子——孔居任的姑妈。
- 冯子久——中药先生。
- 冯痴子——真名开仁，子久的弟弟。
- 珠 子——中共胶东特委书记。
- 程先生——中共胶东特委负责人。
- 李绍先——中共胶东特委负责人。
- 丁赤杰——中共胶东特委负责人。
- 崔素香——赤杰的妻子，朝鲜人，中共党员。

丁立冬——伪警察，共产党员。
毕松林——牛倌，共产党员。
孔庆儒——秀才，伪区长，大地主。
孔 显——孔庆儒的二儿子，伪区队长。
于之善——地主，孔庆儒的小舅子。
于守业——于之善的儿子。
于令灰——于之善的弟弟，伪村长。
于守堂——于令灰的儿子。
万戈子——孔庆儒的管家。
刘排副——伪区队的排副。
鄢子正——国民党县党部主任。

第一章

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

哭声，又是谁家的哭声，随着秋风，伴着败叶，悲悲戚戚地传来。

风，深秋的风，卷展着碎云，掠过昆嵛山的主峰泰礴顶，飘到山前的向阳坡，把哭声吹动得越发凄楚。这个地方是五十七户人家的小山村——桃花沟。

村子四周山上的梯田里，正忙着收拾晚秋作物的庄稼人，听到哭声，有的头也不抬地继续劳作，心里在想自己的愁事；有的直起腰向村里望一眼，叹口气，揩把汗水，又忙活起来；有的手持工具，直望着哭声响处，默默地站着发怔。

在一直站着发怔的人中，有位女人，三十八岁，身材瘦小，腰杆板直，浑身上下结实利落。她那长脸盘，红扑扑的，一双圆眼睛，黑亮铮明，脑后绾一不大的发髻。这女人是桃花沟北头放柞蚕的张老三的妻子，村里同辈人多称她三嫂。

小小的山村，谁人逢灾遭难，谁家添子娶媳，街坊邻居不到一个时辰全都知道。这哭声的出现，和其他听到的人一样，三嫂是全知底细的。这是伍拾子他爹死了。那位四十二岁的佃户，今年伏天借了别人家的毛驴，去赶南黄集卖六月仙桃子，走到黄垒河岸上，碰到孔家庄孔秀才的二儿子孔显，领着两个区丁把一个

走亲戚的闺女拦在芦苇丛里，要动强欺侮。伍拾子他爹替那闺女开脱，姑娘趁机投进了洪水奔腾的黄垒河。孔显他们将伍拾子他爹打得半死，把桃子连毛驴一块抢走。伍拾子他爹爬进孔家庄找孔秀才求情，家人道秀才区长进了县城，孔显反说他是诬赖，又和管家打了他一顿。伍拾子他爹重伤含冤，躺在炕上，望着几个骨瘦如柴、面带菜色的孩子，哪里有钱还债、养家、治伤啊！挨了几个月，今上午他从炕上一头撞到地下……三嫂一家和许多人闻讯都跑了过去，那血惨惨的情景，那痛切切的场面，谁个不哭一场啊！

三嫂直直地望着村子。那号啕声，女人的，孩子的，嘶哑的，尖厉的，惨注人心。三嫂的泪珠成串地落下来。吃过午饭，她吩咐她的二女儿桃子去帮着伍拾子他妈料理，她得赶快从霜冻嘴里抢出这二亩半糊口的地瓜啊！

三嫂用衣袖抹着眼睛，心里说：“唉，伍拾子他妈哭得多酸心！五个孩子，最大的伍拾子才十五岁……唉，这年月，多灾多难，不幸的事，不幸的人，一串接着一串，一个挨着一个，这家轮那家。熬一天，煎一年。哭呀，泪啊，相伴着日头月亮，何时能有个了结？”

这位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，有四个儿女的中年妇女的痛楚悲叹，是由来深刻的，不需要客观的刺激，那生活的困苦天天压在心头上。贫寒的日子，那是她懂事时就饱尝煎熬的。她不记得父亲的模样，她母亲半辈子乞讨，最终死于财主的恶狗嘴里。十七岁，她嫁给桃花沟的张老三。这张老三生下来就叫小三子，其实他身前的两位兄长在出生之后不几天就夭折了，但为了表示门族不是孤零零的，他父亲坚持他是第三个儿子。张老三的父母在世时，家里有三亩山峦，加上租佃的，总共放着十多亩柞蚕。那老头子拼命劳动，使劲节俭，开垦山地两亩半。但这拼力支撑的小日子，有年遇上茧价大跌，租子交不上，折了本，老两

口又积劳成疾，相继亡故。原本就单薄的日子更垮了下来。山峦卖了，好歹留住两亩半山地，儿子金贵为还债白给孔家庄孔秀才家做活。山区地少，租佃不着，为糊口，张老三仍东借西凑地放柞蚕，但他常是赔得多，赚得少。家里的日子，全仗三嫂领着三个闺女纺线织布、绣花纺丝、拾草卖柴，勉强地支撑着。这在桃花沟，亦属平常人家。

作为母亲的三嫂，任劳任怨受苦遭罪，一切为了儿女。养他们长大成人，尽了她一辈子的义务，这就是她的生活。现在，她身上又有孕六个月，但仍然在精神抖擞地劳动，刨着一家今冬明春的主要口粮——二亩半地瓜……

“妈！妈……”

三嫂一转头，见是她的三女儿小菊，沿着上山的小路，慌慌张张向这里边跑边呼唤。她急忙把眼泪擦干。

小菊来到母亲跟前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妈，妈！俺爹在家发大火！俺姐在哭……”

“哪个姐？”三嫂一惊。

“大姐！”

三嫂急问：“为么事？”

“为大姐和玉山哥的事……”

“啊，这是哪来的风？”事情太突兀，三嫂更急了，“快说！”

“俺爹正在家数新茧，花脸大脚她……”

“知道点礼数。”

“都是这霜子婶使的坏。她来告诉爹，看到大姐和玉山哥在后沟桃树林里怎么的……”

分明是一瓢冷水浇身，三嫂惊呆了。她大女儿好儿十九岁了，还没说婆家，这在当时当地是稀奇的事了。别人提，好儿推诿，三嫂倒是因为好儿自幼身子弱，性子怯，没有给她定亲，想等她再大一大。前些日子，刚才小菊叫出那一串名号的孔霜子，

找上门说媒，要把好儿说给她娘家侄子孔居任。三嫂打听得孔居任为人不老实，没有应允。真是晴天霹雳，再想不到，好儿和她后姨^①表哥高玉山，竟生起这场风波来！

十二岁的小菊，翻着黑灵灵的眼睛，看她母亲满脸怒容愁色，怯怯地说：“妈，要真有这事，俺大姐该受罪了吗？”

三嫂盯着小女儿的脸，声音不高，沉重地问：“你知道他俩的底细？”

小菊立刻躲开母亲的目光，手忙脚乱地说：“俺哪知道，俺……”

“丫头，撒谎！”三嫂伸手托起小闺女的下巴。

“妈妈，不撒谎，不敢撒谎！俺都对妈说。”小菊眼里滚动着泪水。

三嫂扯着小女儿的手，挨身坐到地堰边上。

“今晌午，爹妈姐姐都出了门，俺玉山哥来啦！他骑着自行车，车后座上带一捆书。我说上山找妈，他说去绣房找大姐，我就去了。”小菊说着说着活泼起来，细眉梢挂上喜色，“妈呀，好儿姐来家啦，俺们在一块玩，玉山哥教俺俩识字，他懂得真多啊！他夸我灵通，说我要能上学，准考第一名……”

“你舌头这么长！”

小姑娘却还沉醉在自己的感情里，喜悦地说：“玉山哥还说，他明年要去文登城念书，往后当先生，办学校，教和我一样的穷孩子识字……”

“快说和你大姐的！”

小菊又望着母亲布满愁云的脸，喜气消失了，咬着食指，说：“待了一会儿，玉山哥要走，叫好儿姐送送他。大姐怕撞见人，我就自个儿跑到外面望望，没有人，叫他俩走啦。妈，再怎么

^① 后姨：亲姨去世后，姨父的续弦。

着，他俩进没进桃树林，俺一点不晓得。真的，有半句假，连舌根都烂！”

三嫂不由得望着村外的桃树林，它的黄叶正在秋风中飘零。她像是害牙痛似的，难过地吸冷气。

小菊大闺女似的安慰道：“妈，你别信孔霜子的胡诌八扯！那桃树林，一没花，二没果，叶叶也快落净了，大姐他们去那干么呀？妈，快回家吧，俺爹在发火，大姐在哭哩！”

三嫂站起身，看着刨出来的一摊摊的地瓜，吩咐小女儿：“把它们归拢一块，等你二姐来搬。我先回家……”

院墙是这一带山上很多的粗质的淡紫色花岗石砌起来的，有一丈多高，墙头爬满已经枯萎了的眉豆藤。茅草院门楼下，薄旧的门扇紧闭着。三嫂扛着镢头来到门前，推门没推开，就拍着门上的铁环，大声唤道：“好儿，好儿！妈回来啦！”

一刹，门无声地分离开。开门的人即刻闪身走去。

“好儿！”三嫂叫着迈进门槛，迅速扫视面前的大闺女。

好儿，比她生母高，细细的身材，像根柳枝似的稍稍有点弯曲。长圆形的脸，白皙中透着粉红，稀松的长辫子弯弯地搭在肩上。在她母亲跟前，她低着头，顺着睫毛，一动不动。

三嫂轻轻舒口气，把镢头放到墙根处，说：“去吧。”等好儿进了西厢，她理了一把鬓发，向正房走来。

正房东间炕上，四仰八叉躺着一个人，闭着眼，张着嘴，有气无力地喘息着。

三嫂白他一眼，随手把炕边上的小笤帚抹到地上。

躺着的那人粗声喝道：“你干么！”

“哼，睡得倒警醒。”三嫂说着拾起扫炕笤帚，“这么早就收工量炕，咱小家小户的，可养不起睡神爷。”

“家是我张老三的，我愿多会儿躺下，就多会儿躺下，谁还敢

叫我站着不成？”张老三又闭上眼睛。

“好嘛，这家姓张，俺走。”

张老三急睁开眼睛翻起身，隔着半壁土墙，见妻子在灶间扫身上的浮土，并没有出走的动向，就又愤怒地吼道：“像这么个闹法，这家早晚也得散！”

三嫂那细细的却是黑黑的眉毛耸了耸，回到炕前，软和地说：“出了事，你明白说呀！”

张老三装上一袋烟，从口袋里摸出打火的火镰火石，三嫂看着他，耐心地等待着。但老三突然把小烟袋从生满胡子的嘴里拔出来，指着炕前乌黑的立柜，说：“你把那东西给我。”

三嫂生气地骂道：“和闺女闹气，还要酒壮胆子，埋汰人……”

“行，行，我埋汰！”老三拍着炕席咆哮起来，“我张老三怕老婆，名声在外。你机灵，你当家，你把闺女纵得横走竖飞，我不敢放个屁！弄到这遭时候啦，你还不醒目！你……”

三嫂见丈夫满脸涨紫，脖露青筋，话都说不下去了，忙坐到炕沿上，和气地说：“有话好好说呀，好儿那孩子心眼窄巴，我怕你碰了她，万一有个好歹……”

“我动她一指头没有？你问问那东西去！”

“这自然是好，俺母女领你的情，也算你还有做老子的心肠。”

“心肠？出这大的丑，揍死她也该！”张老三手指屋顶，气呼呼地说，“我得留着这把茅草，给你们挡风遮雨。”

三嫂疑惑地望着他，问：“难道你打了闺女，有谁要毁这个家？”

“谁？哼，你那个好外甥——这混蛋小子！”

三嫂深叹一口气，愁苦地说：“你还是积点德吧。孩子们有差池，该管教。可还都年少，不懂事，好好教训教训，过去就算啦！”

老三手持烟袋锅子指着妻子，一声比一声高地说：“你与他高玉山认亲，他可不和你讲情。告诉你吧，这事不轻松，完不了！你去问问你闺女，她认错不认？好他妈的高玉山，我要去告官！”

三嫂脸色白了，震惊得眼睛都直了，惴惴地问道：“快说，这事怎么个大法，啊？”

张老三见自己的话引起了妻子的焦急，倒很得意。他把小烟袋向炕上一撂，说：“给我四两。”

“唉，你这埋汰人……”三嫂又气又急，去打开柜门，从小泥坛子里，倒出一茶盅多半是用不能吃的地瓜根根自烧的白干酒来。

老三忙接过酒，脸露喜色，喝着嘟囔道：“尽多二两……”

“别得寸进尺。”三嫂将酒坛封好口，重新放回柜子里。她又拿着小碟到院子放在石条上的咸菜坛子里，夹出一些咸炸蚕蛹。但当她回来时，老三却等不及下酒的菜，酒已经喝下一大半了。

张老三这下不用追问，抖起精神，嘴角淌着口水，滔滔地讲道：“听我从头和你说明白。我刚从山上挑草回来，在桂元家数茧，孔霜子来找我。我问她有什么事，她说跟她走，一切会清楚。我迷离懵懂地跟着她，来到后沟桃树林子边上，顺着她手指的去向，看见树枝稠处，有两个人影。我问她是什么意思。她说：‘小声点，别惊动了人家的好事……’

“我一听，转身就走。可孔霜子把我扯住，说：‘老三哥，你好糊涂！快去抓拐子，晚了你闺女没救啦！’她把我朝前猛推了个跟斗。

“这真是晴天响炸雷。我穿过几棵树，啊啊！就见咱那好儿丫头，趴在个男人肩膀头上，抽抽搭搭地哭，男的直说温存话……我学不上来的话。我这火气啊——我轻轻拾了一根粗木棒子，破口大喊：‘清平世界，有这么大胆欺负人的！’

“你那好儿闺女，推那男的：‘快跑你的，俺爹！’

“‘往哪跑，拐种子！’我喊着，抡着棒子打过去……妈妈的，树根子绊了脚，我一跤摔到地上。心想，这下可完啦，那野贼不收拾我，也跑没了影。我正害痛爬不起来……咦，有人来搀我，一边说：‘姨父，磕伤没有？’

“我睁眼一看，是你那外甥，他直给我揉关节。我说：‘玉山，你来得正好，快抓拐子！’他问什么拐子。‘欺负你妹的，跑啦！’这小子笑笑说：‘姨父，你别着急，刚才我是和好儿妹说个话的。’老天爷，拐子就是他呀！这野种，胆大包天，倒没逃，还和我贴近乎！我这气……我躲开他，抡起棒子就打……

“‘爹！别打他，他没错！’我从来没见过好儿这么大胆子，她扑上来，用身子护住高玉山。我愣住了，眼都气昏啦！我要砸死这冤家……‘住手！’你那外甥叫着上来夺下我的棒子，摔到地下，冲着我说：‘姨父，明明白白告诉你，这事没好儿的错，也没我的不是。你闹嚷大了，是咱自己家出丑，外人笑话。你要打我妹一下，就是先翻脸，我也只得和你仇人待。’

“我说：‘好小子，你大话吹破了天！我的闺女，我……’我刚要朝好儿动巴掌，那小子只一推，把我推出好几步远。我见他年轻力壮，知道对不过他，就骂：‘你小子等着，有日子教训你！妈妈的，臭丫头，滚家去！’

“好儿跟我走，那高玉山毛贼在后头喊：‘好儿妹，咬着牙，别害怕。谁敢动你一指头，他的房子就得等着一把火！’”

“唉，唉！你那宝贝闺女！你那好外甥！”张老三指着妻子，疲惫不堪地倒在炕上。

张老三借着酒力述说他的遭遇，三嫂却只听了其中的关键几句话，这也是她长期听丈夫说话养成的习惯，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对事物进行分析、判断上。她愁悒悒地说：“唉，没料到，好儿丫头从小丝坊里入、绣房里出，软嫩嫩的，竟生出这段子事来！要

是玉山没‘下束’^①，他二人好了，亲上加亲……”

“把闺女嫁鸡嫁狗，也不给高玉山！”张老三怒气不息地说，“再说，他妈那富眼珠，看得上咱草门楼？”

三嫂不理睬丈夫，按照她自己的思路，继续说：“这两个人是过分啦，该管。可好儿生性娇嫩，身子又弱，这一惊吓……孔霜子这人，也算得有心！”

“哼，不叫人家，你闺女能做下叫你出不得门的事来！”

“混说！”三嫂的脸色一下变得发青，陡地站起身，“俺的闺女，和不正经没缘分！”

张老三也滚起来，脸红脖子粗地说：“你还犟嘴！我亲眼瞅见……”

“你瞅见么啦，啊？”三嫂细黑的眉毛扬起来，怒目盯着丈夫，声音锐利地说，“你瞅见玉山和好儿在一块，还有什么啊？你怎么没瞅见，大脚霜子四十开外还涂脂搽粉，披红挂绿？谁不知道，半夜三更，野汉在她家打架动刀子……啊？”

张老三反驳妻子，可是口气不那么粗了，说：“她是她，咱是咱，别人不要脸，我要留着皮。”

三嫂理一把鬓发，放平了声音，说：“你呀，糊涂的人，好生想一想。好儿的不是要说她，可那孔霜子安的什么心？她自个儿的脸都不要了，还能为咱留面皮？她还是为她娘家侄子孔居任，在打好儿的主意。咱可不能河边娶媳妇，给王八找喜欢。那些污脏货，专想得便宜！”

一席话，说得老三目瞪口呆。妻子的道理，张老三是不同意的，明明是自己占着理，怎么能听她的。但他一时又找不出话争辩，就又羞又恼，倏地跳下炕来，摆起家长的势派，扬着胳膊吼道：“你要怎么着？这家谁当？你、你气死我呀，妈妈的……”

^① 下束：儿女小时由父母做主订婚。

三嫂的脸在丈夫的巴掌底下，却没有躲避的意思，神态镇静地说：“要打你打吧，理总得讲……”

猛然间，一个健壮的闺女冲进屋，两手有力地抱住张老三抡起的胳膊，带着哭音叫道：“爹！妈！你们又打仗，叫人听见多不好！”

小菊也一头闯进来，把她母亲紧紧地护住，哭着叫：“妈！快躲开呀……”

老三使劲才挣脱开二女儿桃子抱他胳膊的手。他感到悲哀而又不幸，绝望地说道：“反啦，反啦！我明明占理，你们不听管！你们娘儿们家结成伙，欺负我啊！我的金贵，爹指望你回来撑腰啊……我的鞋，鞋……”他弯腰在炕前地下乱摸着。

小菊以为爹找鞋打妈，赶忙捡起那双打了几个补丁的猪皮底鞋，就要拿走，但三嫂叫住了她：“小菊，你叫他光着脚出门，更说咱娘儿们家怎么他啦！”

老三也不答话，蹬上鞋，头不抬地出门去了。小菊乐了。桃子要去追父亲，母亲叫住了她，吩咐她去西厢陪好儿。等两个闺女离开，三嫂揩了几把泪水，强打精神，动手做晚饭。

夜至二更，张老三倒倒晃晃走回家里。三嫂在西间炕上，正指导小菊做针线，闻着酒气，她没抬眼，眉头皱紧了。小菊忙道：“爹，拾掇饭你吃。”

老三摇摇头，说：“这家没我的饭食啦！哼，此处不养爹，自有养爹处。等我大儿金贵富起来，开个小商号，我当个小掌柜的，咱赶不上孔秀才弟兄气派，也用不着起早爬晚滚山林子……”他见这番话没有引起妻子的任何反应，就凑到她身边，带着讨好的口吻说：“我说金贵他妈，女大留不住，把好儿嫁出去吧！还是你精明，想到这一层。她霜子婶又提起孔居任，人家倒是一片好心，说得也实在。孔居任眼下是穷点，也有点毛手毛脚

的，可他独身一人，孔秀才的本家，有帮他的。只要他成了家，就安分守己，立起业来……”

三嫂咬一下牙，扯断线头，冲小菊说：“还不快睡去，没出息的埋汰货！”

小菊遭到无来由的斥责，眼泪汪汪地望着母亲道：“妈，叫我到哪睡去？这是俺的炕啊！”

“愿到哪儿去到哪儿去。认物不认人的东西！”三嫂下了炕，进了东屋。

张老三眯眯着红眼睛，苦笑笑，跟在妻子身后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你别指鸡骂狗。我人醉心不醉，我人穷志不穷。好啦，还是你清醒，就依你，闺女不给孔居任，不给啦……”

小菊抱床被子来到西厢。大姐好儿背着油灯亮，歪在被叠上；二姐桃子在做针线，见小妹来，便问：“你怎么也来啦？这么大了，也不知守着妈点。”

小菊哭丧着脸，那美丽的端庄的小鼻子一抽一搐地说：“谁稀罕来的？正屋妈撵出来，厢房姐又不要……俺走！”

桃子伸手把她拉住，笑道：“好妹子，姐的不是，快上来。”

小菊扭着身子向外挣脱，说：“俺上街睡去，北山上下来野猫子，吃了我才好哩！”

桃子把手一松，说：“也好，尼姑顶上的独眼狼，正乐得嗷嗷叫呢！”

小菊傻眼了，站了一会儿，露出笑脸，将被子扔到炕上，央求道：“二姐呀，别动真，俺小呀！”

“十二岁的闺女啦。”桃子不理睬。

小菊摆着一边一根齐耳小辫，娇细的身子燕子似的扑上炕，偎在桃子怀里，说：“比你就是小嘛。二姐，你放心，爹从外面喝酒回来，向妈求情了哩，没事啦……二姐呀，你来陪大姐，撂下

我自己一铺炕，忍心吗？”

桃子边给小菊铺被窝边说：“没脸皮的丫头片子，老实在这边躺着。要不，就掀出门去。”

小菊听话地躺好，看着好儿的背影，说：“大姐，你别犯愁。有妈，爹不敢怎么着你，谁也欺负不了咱们。”

好儿无表示，小菊欲起身拉她，被桃子按住，催促道：“快睡你的，明早一块上山干活。”

小菊只好躺着，把眼睛转向窗户。

月上西厢，窗纸的半边透着银光，那上面的纸剪的红金鱼活了，在绿水仙中游荡；彩蝴蝶动了，在花丛中飘摇……十二岁的小姑娘，已经进入梦境。

昆嵛山上的秋风，入夜之后，逐渐减弱，但却一阵凉似一阵，要用洁白的霜花，装扮它怀抱中的山村的早晨。

院中那株大桃树，墙头上的眉豆枯藤和茅草，在微风中飒飒地响，伴随着屋内小菊的细细的鼾声。

桃子将好儿扳起身。好儿柔发散乱，搽一层薄粉的白脸腮上，沾满泪珠，宛如花瓣上滚动的露水。桃子打点好铺盖，姐妹俩睡下。

好儿悲叹道：“能和小菊一样，没愁没怨，没牵没挂，有多好呀！唉，世上的事，难着哪，妹！”

桃子说：“为人做事，自个儿总得有个主心骨。错的，不干；对的，哪怕死，也豁上去。你说说你俩的事，我评断评断。”

好儿道：“凡事不像你说的那么简明，一是一，二是二的。不说吧。”

桃子说：“是对是错，总有个分断。你说说，啊！”

好儿脸上充血，羞怩地摇摇头道：“俺出不了口……”

“这是对谁？拣你能出了口的说吧。”

“其实也没有出不了口的事……”